

深圳700年古村前世今生

「年深外境皆吾境，日久他乡即故乡」。在平湖大围古村刘氏宗祠墙面上的一句古训，映照了这个宗族悠远的过去，也道出了如今的人事。家园是岁月的礼物，土地是生存的和弦。比起万里华夏疆土，平湖的辖区是微小的，但它却是平湖人心灵的归宿，寄寓着平湖人深沉的乡情。情之所牵，根之所系，足以抚慰昔日的劳顿。

大公报记者 石 华 文、图

沧桑宁静 古风犹存

漫步在平湖街道，古建筑随时可能会映入眼帘。据平湖街道宣传部副部长陈建平介绍，平湖刘氏先人最早定居于大围古村，而后逐渐向外扩散，形成松柏围村、新祠堂村，这是平湖村最早的三个自然村。巧的是，这三个村的形状都像动物，大围村极像一只蚌，松柏围村像一只蚌，不远处的伍屋围村的地形非常像一只螃蟹。螃蟹、蚌、虾都是水生动物，必须有湖泊才能成活，而这一带地势较为平坦，既无江河，也无湖泊，水资源较为贫乏，出于对水的渴望，人们就将此地称为「平湖」。

宜居宜业 人才辈出

与大围古村相隔不到百米就是松柏围，这也印证了松柏围从大围村扩散而来的说法。站在高处俯瞰松柏围，一栋栋有着镬耳形封火山的青砖大瓦房，气度非凡而又井然有序地排列开来，在斜阳下，古宅的脊檩、山墙、正吻和黛瓦光影明暗相间，线条柔和优美，显得格外宁静、祥和。

据陈建平介绍，墙头中央高两边低，封火墙象征着古代官帽的帽檐，从前只有官宦之家才有资格采用这样的建筑形式。松柏围的这些镬耳山墙青砖瓦房，非一般百姓家庭财力所能承担，这也从一个侧面验证了平湖民间关于松柏围后人「九代不扶犁」的说法。

在平湖，刘姓作为第一大姓，世代耕读，曾涌现许多才俊贤人：在香港有香港华商总会会长、爱国实业家、慈善家刘铸伯；在欧洲有荷中友好协会会长、海牙商会会长的刘伟林；在家乡有大革命时期的宝安县委第二任书记刘伯刚……

几条深巷将古村分为几片，每条深巷两端都修有门楼，遇到外贼入村抢劫或外敌入侵，可将门楼上木栅落下，关上巷门，村子便成为若干个坚固的防守体系。沧桑桑田，风雨侵蚀，古村的建筑和环境已显出几分残旧与逼仄，但几十栋镬耳式「官房」的一砖一瓦却诉说着这里曾经非同寻常的过往。



▲松柏围古村的“功名房”，从前只有官宦之家才有资格采用这样的建筑形式



▲祠堂前的“八卦井”，井水至今可食用



▼大围古村内的刘氏宗祠



▲松柏围古村几条深巷将古村分为几片



▲大围古村、松柏围古村都将面临旧改



▼松柏围花厅 陈建平摄

刘铸伯改写平湖历史

历史名人

平湖火车站、纪勋劳学校、念妇贤医院、凤凰山守真园……这些平湖居民熟悉的地标，离不开一个香港闻人——刘铸伯。他从平湖走出去，当年叱咤香江，在政、商、文化各界卓有成就，不忘回报乡梓。

平湖乡贤刘铸伯是十九世纪末、二十世纪初叱咤香江的爱国人士，对香港与内地的政治、经济、外交、文化、教育、医疗卫生、慈善事业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他对于家乡平湖更是怀着浓厚的情怀：创设平湖火车站，规划建设平湖新城，创建纪勋劳学校和念妇贤医院，创设工厂解决乡民就业问题，其为平湖所做的贡献，父老乡亲感念至今。

昔日创建的纪勋劳学校和念妇贤医院，二〇一一年六月就被有关部门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妥善保护；昔日规划并出发的百年老站平湖火车站，在停运八年后，在二〇一六年重新启用，将成为平湖的重要交通枢纽；昔日开发的平湖凤凰山守真园，如今成为首批国家级森林公园。位于凤凰山守真园的刘铸伯夫妇及其祖母、母亲墓地，正在修复恢复中。

“纸龙舞”世代相传

民间习俗

中华民族素有舞龙传统，而深圳恰恰成为了保留舞龙传统多样性的城市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就有龙岗布龙舞、南澳草龙舞、平湖纸龙舞。纸龙舞，作为从中原南迁入粤世代相传的一项民间习俗，保留了自身的不同。

据陈建平介绍，平湖纸龙舞是平湖刘氏祖先千百年传承的习俗。一种说法与刘邦有关，刘氏七十五世祖汉高祖刘邦斩白蛇，起兵夺得天下，推翻了暴秦的统治。这就是平湖纸龙为何分为九节、一节一节相连的原因。还有一种说法是，平湖历史上曾干旱缺水，刘氏族人舞龙也有期盼龙王兴云降雨的原因。

龙的身躯由竹篾制成，「皮肉」用纸做成，身上的色彩用彩笔绘成。用竹片扎成龙头、龙身，糊裱上宣纸和牛油纸，再漆上鲜艳油彩的「龙鳞片」，鳞片上贴上金银色纸，一条彩色的纸龙才大功告成。扎成一条纸龙往往要历时数月，舞龙时需数十人。

在舞纸龙的仪式中，大年三十晚要到河边「请龙神」，正月十五晚要拜河焚化金龙「送龙神」，让神龙回归大海，来年再扎制新龙，这就表示神龙之气须水来聚之，寄寓新的一年蛟龙得水、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。表演一场纸龙舞需二十多分钟，每个环节都有特定的含义。其中包括鱼跃龙门、金龙闹海、飞龙定海等七个环节，每个环节的舞步和音乐的节奏都大不一样。由于历史原因，纸龙舞被视为「四旧」曾停止表演达四十二年，直到二〇〇八年才重新抢救整理出来。

松柏围古老传说

北树南移

在松柏围村转一圈，却不见松树、柏树。陈建平表示，据平湖刘氏家族老一辈所讲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村前原先并排地长着三棵浓荫密布的大树，形状似松非松，似柏非柏，因而称之为「松柏」，村子由此得名。

然而有一天晚上，雷电交加，大雨倾盆，忽然天地间一声霹雳巨响，三棵松柏中间的那棵被大风卷起，腾空而去，最后飞到东莞夹水口的地方落地生根了。至今那里也流传着与平湖地区相同的传说。

老人们还说，最奇怪的地方，就是它的种子落在地上，几乎都能发芽生长，可是每当长到一尺多高的时候就自己枯萎了。曾经有不少人用瓦盆栽种起来，结果同样不能成活。「陈建平称，岁月久，松柏树终于枯死了，但树身依然留存着一股异香。每逢村中的小孩患上麻疹等症，大人都拿上一小块，点着了火，用烟熏上一会儿，再用灰擦涂上创口，很快就能治愈。多少年来，村里的人都把它当作医治麻疹的圣药。」

根据后来的考证，松柏围古村的「松柏」大概属于北方的松树，因为机缘巧合，被带到地处岭南的平湖栽种，终因南方的气候湿热而没能世代成活下去。



▲曾遭遇台风的百年木棉花团锦簇